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王廷弼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五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秦

嬴之得姓本於伯益秦之受封肇於非子其國在
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漢志謂今隴西秦亭谷是也
其先中潯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雒生成及
非子成主大雒後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間錢

氏詩學謂隴州南三里有秦城即其地也

按禹貢導岍及岐釋

文岍又作汧汧水出汧縣之蒲谷胡渭雖指謂今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又謂岍岐並在

河西渭北則田間之說信矣本紀言非子居犬丘即漢槐里縣槐里去秦隴甚遠恐不可据非

子既別封為附庸邑於秦谷其主大維後者厲王時為西戎所滅宣王乃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以伐西戎不克而死其子莊公大破戎師盡恢大維舊壤徙居之因為西垂大夫至犬戎弑幽王周室東徙莊公子襄公將兵救周王賜之岐山以西

之地列為諸侯傳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

岐岐以東獻之周廼自西垂還居非子故封

紀本是

襄文之世秦地不出岐西而鄭譜謂襄公遂戎橫

有西都八百里之地非也疏復引終南詩為襄公

已得岐東之證不知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

亘八百里

雍錄雖指紀要並司

則岐之東西皆有終南不得

執以警警史公也按莊二十二年莊王與虢酒泉

今為同州府澄城縣明在西周畿內倘其地已為

秦有莊王豈能奪以與人此尤鑿鑿可考者自當以本紀之言為正其洊及岐東盡收號鄭遺地乃在寧武德三世至穆公滅芮築壘為王城而秦境東至於河豐鎬故都從茲淪沒矣嘗論春秋大勢惟齊晉秦楚為強齊自桓公而後蹶不復振楚介南服居天下之下流雖其勢蹶張而俯仰之形懸矣所與爭天下者惟秦與晉昔人謂天下如常山之蛇秦為其首晉居其脊據其脊而扼其項則首

亦不得不為之俯故可以制秦者獨有晉耳晉三分而脊已折矣其首有不昂然而起者耶封殺而後其勢已兆秦之次於晉也聖人有深慮焉不然舊第在魏唐之先何以退而居後哉先儒以為示貶後儒以為繼霸其然豈其然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令力
珍反

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集傳言創見而誇美也呂記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壯感激之氣也此能得詩之情嚴緝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此能得詩之骨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勳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

謂仲初溺於戎俗及為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盛效而為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於襄公始為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安溪謂阪隰非興其意蓋例之定中所言樹植余友錢辛楣氏則謂詩以山隰起興者甚多雖據所見咏之究不得不謂之興山榛隰苓與此文辭相類辛楣是也毛俱以發興在篇端此獨於下二章取興又是一例。易曰其於馬也為的顙爾雅馱顙白顙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

星馬毛傳寺人內小臣也疏曰周官序官云內小臣
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內小臣與寺人
別官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在內細小之臣非言內
小臣之官也按賈公彥曰寺人不掌男子秦詩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蓋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
臣得掌男子此說得之說文阪山脅也三秦記其阪
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爾雅楊蒲柳
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生澤中可為箭筈埤雅楊有黃

白青赤四種毛傳八十曰羣疏云易注年踰七十左
傳注七十曰羣此言八十無正文許白雲曰自七十
至八十皆可言羣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輜車

鸞鑣載檢歇驕

首章上去通

朱氏解頤曰一章言往而狩二章言狩而獲三章言
獲而息王志長曰舊說鄭箋以末章追論未獵之前調

習車馬之事不若今說

集傳

之順按秦初立國而詩所

誇美多車馬戎兵射獵之事一反南幽之舊朱子所

謂以猛驅之而果敢之氣足以成富强者固已可見

然車鄰咏寺人駟鐵詠媚子其後受寺人媚子之禍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可為永鑒哉○毛傳鐵驪

古義引說文云鐵深黑色驪赤黑色然按月令孟冬

駕鐵驪鐵之為驪不可据耶周禮五御三曰逐禽左

蓋射以中左者為中殺釋名矢末為拔拔即板也矢

以鏃為首板為末鄭曰括也括亦矢末疏引家語括而羽之是謂矢末為括也輪車輕車也車僕掌輕車之倅此馳敵之車也詩之輪車乃田僕所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按此車亦主輕利爾雅長喙獫狁短喙獨獠或謂范傳嚴緝嚴緝歌其驕逸殊鑿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剗盜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

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駮龍盾之合蓋以履
軌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伎駟孔
羣公矛蓋鏞蒙伐有苑虎韋鏤鷹交韃二弓竹閉緄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首章驅績弄
平去入通績

轉平徐逸音辭屢反次章駮合軌邑平去通駮轉仄
中字不入韻三章鏞釋文音教弓古音肱羣鏞苑鷹
弓滕興音平上通龍為霖謂侵韻屬應鍾變宮蒸韻
屬黃鍾正宮變宮原以調和正宮古人通用向謂侵
蒸不相
通者非

一章言車而帶及馬二章言馬而帶及兵三章言兵

而接上馬蓋已開蟬聯一體序下言國人矜其車甲

前六句是也言婦人閱其君子後四句是也

疏義解頤

曰西戎秦人不共戴天之讐也復讐之義雖行役者之婦無不知之而形於言者如此周之君臣亦可少愧已又曰溫言其德之和易厭厭言其德之安靜秩秩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親如是之勞苦此其閔惜之辭也愚按首言在其板屋初至時也次言方何為期望其歸也三言秩秩德音謂將有好音貽

我蓋祝其凱旋也舊以德音為善譽恐非詩所曰襄公承天子命以伐西戎君子從役而其室家思念之先誇其軍容之盛而後及於離別之情與列國之勞苦哀怨者異矣豈真有善人之教悅以先民哉亦能講武厲戎以自強於刑政其後卒兼六國用此道也○小戎疏對元戎言之蓋附箋說羣臣之兵車補傳對乘車言之其說自安然鄭駟楚廣各立名號秦亦宜然不必鑿也收謂之軫載東原謂與下四面材合

而收輿者是考工注謂輿後橫木蓋據一面言之詩
疏兼及前後則其旁可知陳祥道据注駁孔非也大
車之隧八尺兵車之隧四尺四寸比大車之隧為淺
也隧之為言深也謂從前軫至後軫其深之數如此
也古人升車從後入故以淺深言之考工記國馬之
輅深四尺七寸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轆七寸又并
此輅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深謂轆曲中劉熙釋名
輅轆上勾也轆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馬

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上而向下勾之其形穹隆上
曲如屋之梁又五分其穹每處以皮束之游環者以
韋為無定環游於服馬之背貫驂外轡當服馬外脅
以止驂內入皆馭驂之制也

嚴

緝釋名陰陰也橫側車

前以陰軛也楚辭注軛式下縱橫木即考工記之軛
也以板揜軛在式之前即先鄭所謂式前之軛是揜
軛即軛軛即陰也非軛為一物揜之者又一物也孔
疏失之驂不當衡

衡長六尺六寸
其下只容兩服

別為二鞞以引車

繫於陰板故曰陰鞞續者鞞端相接之環沃白金為

飾暢轂者轂長三尺二寸戴東原謂大車短轂

一尺五寸

取其利兵車長轂取其安黃氏日抄云盾狹而車廣

一盾不足為衛故以二盾比而合之非備破毀之義

說文艘環有舌者軸驂內轡也按驂外轡既貫於游

環而執之於手其內轡不執但納之艘而繫於式前

也以淺薄之金為四馬之介

孔使易於旋習傳故曰

孔羣孔羣甚和也韓詩云駟馬不着甲曰儻駟然戰

馬無不被甲者終以毛義為正公矛毛云三隅矛蓋

相傳為然

孔疏

鎔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見曲禮注

伐舊謂中

干蒙舊謂討羽按二章既言畫龍於盾而三章又言

畫羽於盾何言盾之詳耶陸奎勲引考工熊旗六旂

以象伐謂當是綴羽旗幟其說近之虎韞鏤膺三句

皆言弓而毛以膺為馬帶言近錯雜范逸齋謂即弓

室之胸於文為順竹閉緄滕者言此交於韞中之弓

以竹為韞以繩約之所謂弓檠者也陳祥道曰韞既

夕禮作秘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納於弓裏秘以閉之
亦謂之閉緄以繫之亦謂之紺騏色青黑者孔疏馬後

左足白鼻

爾雅

駟赤色黑鬣

郭注

駟黃馬黑喙

說文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右音以

詩刺襄公而序下言未能用周禮其說疑有所受顧未得其實而說者多岐如毛以霜露喻禮鄭以蒹葭喻民范以順流而涉喻以禮治人歐嚴並以伊人斥襄公呂以伊人指此理獨集傳以為不知所指庶幾慎言之義竊意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邠岐之民濡染禮樂之教者數百年秦襄起自西垂習於戎俗惟尚刑威喜攻戰盡棄周之舊典君子避地遠去焉故詩以為霜起興未晞未已蓋難望以陽和之煦也

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涉曰溯游毛詩所謂於時

猶有周之遺賢逆其道以求之不可得也順其道以

求之未嘗不在焉依文解義斯為近矣至以蒹葭喻

伊人有後凋之節却似不必集傳為賦今從毛為興

○爾雅蒹葭葭蘆郭云蒹萑之未秀者即今之荻荻

之初生曰莢一曰亂一曰離又云葭一名華至秋堅

成謂之萑葦据此則蒹有七名莢亂離蒹葦荻萑也

葭有四名葭華蘆葦也其名易混故詳著之爾雅小

渚曰沚小沚曰坻毛皆訓為小渚誤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梅棗哉本通
裴古渠之反

襄公初受命服而歸其大夫美之而序以為戒者其君也哉壽考不忘頌禱之中有規勸焉條梅言氣象之鬱葱詩緝紀堂言形勢之壯濶補傳蓋以興其容貌佩服之盛兩曰至止蓋受服西歸時歐駮蒹葭箋秦處

周之舊地据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岐豐李黃集
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後人遂有改作美秦文
公者何其勇而無所裁也按詩言錦衣狐裘黻衣繡
裳又曰其君也哉明是始受命服為諸侯之辭而受
命服為諸侯者非襄公乎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
相去且八百里程大昌 豈必至岐而始有終南乎至止
者箋謂受命服於天子而來豈必至止於終南之下
乎况首二句毛朱皆以為興尤不容泥○柳宗元曰

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
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
方輿紀要云終南脉起崑崙尾銜嵩岳為雍梁之巨
障大事表終南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巨鳳
翔岐山郿武功藍屋鄠長安咸寧藍田九縣之地毛
傳條稻爾雅稻山稷郭曰今之山楸楸細葉者為稷
爾雅梅柟陸疏云皮葉似豫章郭注似杏實酢誤集
傳於召南具釋此不復云亦誤二物為一物也紀訓

基謂山基也堂訓畢釋丘云畢堂墻注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墻集傳以山之廉角訓紀山之寬平處訓堂則用程子說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鉞虎維此鉞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棘息特與穴
慄各為韻

詩雖主於哀三良而棄民之罪不可掩矣黃鳥止棘
毛鄭以為得所龜山駁之謂與出谷遷喬者異其說
然也夫枳棘之棲昔人所嘆以為得所可乎蓋以黃
鳥之失所止興三良之不得其死也按史記繆公卒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中應劭
注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

是三人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匡衡言秦穆而士多從
死即其事也其見於曹植詩者則曰秦穆先下世三
臣皆自殘見於王粲詩者則云臨歿要之死焉得不
相隨見於淵明詩者則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據此則箋謂自殺以從死者信已生納諸壙古無是
說今考三良墓與繆公墓相距遼遠則納壙之疑可
釋即服虔謂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者亦不盡
然矣臨穴惴慄自屬旁人箋義明直序刺穆公而諸

儒皆罪康公亦與左傳不合○括地志秦穆公塚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塚在雍縣故城內今鳳翔府天興縣二塚迥不相及蓋從死而不同葬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風方惜反二章覺
藥錫古韻同部

以鷺鳥之投林興賢人之投主乃久而不蒙召見故

憂之不釋也因問之曰如何乎如何乎多是不復記
憶我矣所謂予日望之而莫予追也後二章以櫟馭
棗棧起興皆是山所應有者猶國當有賢人也舊說
以君子指賢人今用詩緝說但玩鳥投林之義恐是
四方來歸者未必為穆公舊臣耳集傳不從序說刺
康公改為婦人詩今亦無可証者不如仍舊為安○
爾雅晨風鷓郭注鷓屬陸疏嚮風搖翅乃因風急疾
擊燕雀食之故毛以馭為疾飛貌爾雅櫟其實棗孫

矣曰櫟實椽也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謂木
蓼為櫟椒櫟之屬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
櫟是也馭毛謂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馭梓榆也其
樹皮青白馭犖遙視似馭馬故名按下章皆言山木
不宜云獸爾雅常棣棣是棣名惟常棣專之毛以為
唐棣非也唐棣自是移又槎赤羅郭曰今楊槎也實
似梨而小酢可食陸云一名山梨今人亦種之極有
脆美者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
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行豈曰
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衣師袍
矛隔句

韻下
章同

無衣刺用兵而不言所刺何君觀王于興師之文恐
屬穆公詩也叔帶之難王使告於秦晉秦伯師於河
上將納王晉人辭秦師而下此其事也秦之用兵後
此別無勤王者矣與晉共承王命而晉獨成功詩所

以刺歟六與子皆指晉人同仇偕作偕行而不能與
之同功言外當有此意鄭以次於黃鳥晨風之後故
以為責康公而謂王于興師以王法興師其解迂曲
竊意詩篇類多錯簡觀下渭陽決非即位後作則此
篇無嫌倒出也許抄以為襄公詩則越世太遠李抑
亭以為哀公詩不知三百篇無越東周百年後者安
溪詩所陸堂詩學皆以為穆公詩安溪謂黃鳥作於
君子此則軍中之言詩之次序往往如此○疏曰王

藻纁為襜緼為袍純著新綿名襜雜用舊絮名袍澤
說文作襜袴也又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毛
傳戈長六尺六寸此乃言其柄也其上刃不在內考
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又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謂
刃下接柄處胡三之謂橫刃鄭所謂勾孑者也援四
之謂直刃是戈秘之上二尺八寸也說文云戈平頭
戟也徐鍇云小支上向則為戟平之則為戈考工記
云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其制長丈六

尺周禮注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

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思佩平
上通

詩本送舅而序云康公念母今讀其辭意自得於不
言之表故曰詩可以興也廣漢張氏譏其不能自克
於令狐之役或亦晉有以致之歟質疑曰按詩意作
於送之之時非即位後作也愚按三百篇無齊桓晉
文之詩而於衛風錄木瓜於秦風錄渭陽其亦不沒

二君之意夫。○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
行必渡渭曹氏粹中曰渡渭而送至渭北也漢志右
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在渭水之北水經渭水逕長
安城北注即咸陽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
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音九

龍為霖本韻飽古音
補苟反末句不入韻

此判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觀

李斯諫逐客書所言則穆公之能得士可知而康公不能承之也集傳雖不主康公而末引楚元王敬禮穆生及王戊即位忘設酒醴之事仍與序說相符夏大也毛傳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始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鄭箋丹鉛錄曰夏屋大俎也周人房俎今按魯頌籩豆大房集傳謂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則夏屋即大房之謂矣王肅以為大屋孔氏謂下皆言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者是也首章言俎

之大其繼至於無餘次章言簋之多其繼至於不飽
語意次第各有照應若以大屋當之文義不相管攝
矣以經文繹之以魯頌證之知箋說非無稽也○考
工記族人為簋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簋盛黍稷簋
盛稻粱詩惟言簋而傳兼稻粱言者疏云以公食禮
有稻粱知此四簋之內亦有稻粱公食六簋此惟四
簋者燕食差於禮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
始故爾雅訓權輿為始

陳

陳本太皞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
山大澤今陳州府治睢寧縣是也睢寧古之宛丘
故漢志謂陳國今睢陽之地春秋大事表云今陳
州府城南三里有宛丘高二丈城內東北隅有池
即詩所謂東門之池也昔舜裔虞闕父為周陶正
其子曰滿武王妻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是為胡
公與薊黃帝後祝堯後並為三恪後二十三世為楚所

臧漢志又言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康成亦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樂愚按大姬為聖王之女沐浴大妣邑姜之化寧有習尚巫覡喜樂歌舞之事左傳史趙稱胡公不淫亦安肯徇其夫人所好舊說殆未可信徐儻弦謂陳服於楚楚俗尚巫信鬼因之漸染其俗其或然歟任啟運曰陳與楚為近其聲楚聲也今讀陳詩十篇節短韻長實為楚詞開乳之源則其浸淫於楚者久矣先儒謂

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
下於秦夷之也愚謂陳亡楚興而東周不可為矣
故詩訖於陳靈非沾沾於惡陳靈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
冬無夏值其鷺翮

缶方有反
上去通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
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醴邁視爾

如菽貽我握椒

相况浦反差古音磋原字
不入韻菽釋文和饒反

漢志稱陳俗巫鬼引此二詩為證則此二詩當為淫
祀歌舞之事如後世清明上河之類宛丘刺幽自上
倡也東門疾亂自下效也蓋陳之宛丘猶鄭之溱洧
為國中勝地迎神聚樂恒於此焉幽公以國君之貴
輕身往遊於時巫覡之流取鷺羽為翽立之而舞以
事神復擊鼓缶以助其懽徧於宛丘上下且及道路
之間無復冬夏之息所謂淫荒昏亂遊蕩無度者如

此故刺之為有俗情而無威望也子斥幽公箋說也

疏引公羊傳百姓安子諸侯說子

公子翬謂隱公

唐風山有

樞子有衣裳子有車馬

指昭公

為證可以無疑矣毛以

子為大夫與序不應集傳以子為此人此人亦何關
輕重而刺之東門宛丘南方之原皆歌舞之場也君
既遊蕩則世俗效尤棄其職業男女亟聚所謂巫風
也特舉子仲子以見風行自上粉棚之下如漢社粉
榆之類婆婆師古以為歌舞娛神也穀旦于差即九

歌之吉日良辰也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即美人目成

芳椒成堂之語也

陸

任鈞臺謂楚詞濫觴者得之愚

按高平曰原

歐

據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則南

方之原即宛丘也由東門至宛丘皆歌舞之地即上

篇宛丘之道也一章是先期演習二三章乃娛神之

正日故擇穀旦而往也子仲之子男巫也

箋

男巫則

著其氏明其為世族故刺之女巫不言其人疏謂庶

人不足顯其名氏舊說以子為女原為原氏女說近

穿鑿且與序說男女棄舊業而歌舞於市井者不應
前二章既言男女歌舞娛神之事末章則言聚觀者
也越于也融總也爾雅融邁者疏言總集而行是也菽

苳菜也

毛傳

古義引濮氏云苳菜開華自根及幹而上

相接甚密視爾如菽言聚觀者盛周禮巫掌祓除注
謂以薰草藥椒實芬香故巫以相貽巫之所以結納
人心者其術在是婦人女子所以樂觀之歟愚按兩
詩皆刺巫風古義近理然男女混淆喧闐雜遝慕悅

贈賄亦所不免特比之漆洧贈芍義各有歸耳○爾雅宛中宛丘郭曰中央隆高毛傳則謂中央下李巡孫炎皆取毛傳為說孔疏亦是傳義但爾雅又云丘上有丘為宛丘非中高而何郭義為長爾雅益謂之缶孔云易不鼓缶而歌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又云缶是瓦器可以節樂按國語缶絲尚宮陳暘曰缶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出也古樂用缶或有然歟爾雅鷺舂鉏郭曰白鷺也

爾雅菰虬蝦毛作芘菜郭云今荆葵也紫色羅願曰
荆葵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粉紅色有紫文縷
之一名錦葵翻見王風君子陽陽篇粉見唐風山有
樞篇相見鵠羽篇椒見椒聊篇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
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取妻必宋之子

樂饑康成作
樂饑非是

詩緝曰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為意氣消縮無奮

然自立之志故詩人誘之范逸齋曰齊襄公志大心
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詩人
則誘之李迂仲曰此詩當且從歐陽說一章言國雖
小苟有志為治亦可有為二三章言不必大國而後
可為政也泌泉水毛傳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
陸佃云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許白雲
云鯉有赤白黃三種魴見前是詩於六義屬比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

以漚紆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池古音沱
後並同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

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晫晫

晫從折
日音制

二序皆曰刺時皆興也東門之池集傳以為淫奔今

讀其辭絕無詭浪之意張氏詩記謂淑女非妖麗之

稱是也然序下言嫉其君之淫昏而思淑女配之義

頗迂滯雖歐蘇嚴呂並從其說未敢信為必然也豈

陳有賢妃不見答於君如衛莊姜之事者詩人作此
以風其君猶衛碩人之義歟麻紵管皆婦功習治之
物必資池水漸漬使之柔韌乃可緝績箋疏興賢妃夙

夜警戒使君入於善而不自知

李解

如晤歌晤語晤言

亦漸漬之事也曰可與晤歌晤語晤言則疑有不與
晤歌晤語晤言者矣三可字意味深長東門之楊序
下言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而女猶不至按本詩
明言昏以為期無庸再開疑竇楊葉牂牁肺肺三月

中也

鄭箋

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毛傳

士昏禮執燭前馬

是親迎以昏也

孔疏

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

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

者此詩及鄭丰是也明星箋訓大星集傳以為啓明

啓明見而不至則終不至矣於義尤顯○水經注陳

城東門內有池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

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

池也麻見王風丘中有麻篇說文紵糴屬細者為絰

粗者為紵陸疏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
春自生今南越紵布皆用此爾雅白華野菅郭璞曰
菅茅屬孔氏曰已漚為菅未漚但名為茅柔韌宜為
索范氏曰菅以為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

不顧顛倒思子

釋文訊本又作諱徐音息悻反錢辛楫云訊乃諱之誤非訊有諱音也按廣韻

楚辭章句引此詩諱子不顧質疑顧子上去通

序以為刺陳佗者得之誰昔然矣當是耆舊之賢者昔嘗有所陳諫如石碣之諫寵州吁者桓公不從而

今為追咎之辭

相濟少南
參古義

朱子舊說陳佗文公子桓

公弟桓公疾病佗殺太子免桓公卒而自立明年為

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也行者謂無良師

傅傳箋遂以棘為惡木喻佗不善又以梅為美木喻

佗性本非不善由惡師傳教之又以斧斯為訓導有

鴟為惡師又以夫指惡師輾轉繆戾讀詩記僅易夫

字之解為指陳佗詩緝僅易斧斯之解為除惡木集
傳一空障蔀大是快事然古說亦有不可廢者陳國
數公之間元惡大慙非佗誰屬竊意詩作於桓公卒
後陳佗既篡之時故托墓門起興墓門者桓公妥魄
之地蘇義棘梅皆墓木也詩人覽以起興亦是感傷其
事以為追咎之本耳斧以斯之喻佗之戕殺太子有
鴟萃止喻佗之竊據陳國此不良之實也國人早知
其惡誰容之至今者蓋自昔而已然謂桓公也歌以

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

古義蓋

必有所以告桓公者而桓不顧也身死未寒而子弒國篡顛倒至此死而有知豈不思予昔日之言乎皆追咎之辭此篇義解蘇陳為得而猶牽於師傅之說於興義尚未分曉今參鄙說以著明之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何足告范逸齋謂冀佗之悔悟則詩人為黨逆矣今參用何氏說以足蘇陳追咎之義○古義云梅解見標有梅篇是仍用美木之解矣當言解

見秦風終南篇爾雅臬鷓邢昺引說文云臬食母之
鳥詩陳風有鷓萃止一名鷓一名臬一名鷓陸璣云
鷓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鷓
是也古義引羅願云鷓似鷓小如雉體有文采行不
出域是鷓非鷓也又引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鷄
其名為鷓又引廣志云鷓楚鳩所生其名臬者乃爾
雅所云臬鷓耳亦謂之土臬與鷓無涉

防有鷓巢印有旨茗誰侑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鷓印

有旨鷓鴣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鷓鴣邢疏音逆
釋文五歷反

此詩之為憂讒賊即誰侑

講同

予美句可証予美指宣

公鄭防當如集傳作捍水之防

毛謂邑名者非

邛丘也毛傳茗

當如陸疏為茗饒

范以為凌茗非是

蓋鵲性多懼每巢高樹

而防有之則不免於畢弋矣茗鷓鴣味美可食而邛有

之則不免於戕賊矣瓠瓠宜為垣墉而中唐有之則

不免於踐踏矣四有字俱為侑字張本傳箋迂滯諸

儒都從歐義而唐甕解義未融防邛亦無歸着補傳

謂如采苓首陽之意善已而謂中唐無釐其理不行
今本其意而易之或無大戾歟按史記宣公二十一
年公有嬖姬生子欸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此詩所指信讒
其即謂此歟陸奎勳曰事與衛伋子晉申生同陳無
文獻可徵賴此一詩猶存可指忠良為淫慝乎毛朱
皆作興○陳之防邑無考漢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
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此附毛為說陸疏荅饒幽州

人謂之翹饒莖可生食爾雅鷓綬注曰雜色似綬劉氏瑾曰案埤雅鷓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鷓草之名豈因其似鷓鳥而取義乎董氏迨曰鷓舊作鷓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懽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糾已小反慘五經文字作燥毛冕曰當作燥誤作慘

陸堂詩學曰月出為株林之先聲序刺好色義無可

更愚按毛以舒為行步舒緩窈糾懣受天紹皆舒之
姿是夜窻對月摹狀佼人之情態即以第三句申足
第二句末乃言不見而勞心也集傳謂安得見之而
舒窈糾之情似於語外添綴成文余友范蘅洲詩瀟
曰條好貌瀏瀏離燎光明窈者深遠糾者繩三合若
有所思而鬱結也懣與憂同受納也若有所苦而含
忍也天者屈也紹者糾繫也若有所抑而局促也如
梁冀傳所云愁眉啼裝折腰齟齬以善為妖態也讀

詩記曰此詩用字聳牙疑為方言今釋言無文後人難為置解尤當以古說為正舊以為宣公詩安溪李氏謂此與下篇恐皆靈公詩古義謂徵舒將弑靈公國人作此以諷詩中舒字即指徵舒窈糾云者徵舒意中憤恨絞急之狀据此則起當言靈公之淫蕩不合但言夏姬之佻好矣於詩意殊不相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故託詞於其子謂君

何為而往株林乎或者將從夏南乎又為之解曰非

往株林而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嚴然而駕我乘馬

則舍於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為

之隱不可得也呂毛傳大夫乘駒王肅述其意謂指

孔寧儀行父李迂仲駁之謂大夫乘駒於經無明文

惟何氏古義宗其說今不用○楚語云陳公子夏為

御叔娶鄭穆公女少妃姚生子南微舒宣十年傳云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按靈公被弑之時姬年已四十餘後楚莊滅陳欲納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乃止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逐而自娶之至是六十餘年矣猶生女嫁叔向晉楚間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守文士及妝臺記序

蓋亦國家之妖孽也叔向之母曰子靈

臣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
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
在寧陵縣南七十里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
無為中心惓惓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陂古
音波

澤陂刺時衍者以為男女相說而有美一人以下康

成以為思美人而不得見宋世說經家皆從之許白
雲獨別言之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
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
可見如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光景陸奎勳
疑為女子哀死之作且謂所懷者亦似正人此泥於
碩大且儼之云也然則每章首二句作何取義耶愚
按蒲荷蘭菡萏皆柔弱無骨榦未必為正人貞女之
况三章疊言寤寐無為則意有所結而百事具廢亦

可見其荒於所思去葛生之義遠矣詩與月出株林
相屬即如舊說亦非無因何玄子必求其人以實之
殊不可据○補傳曰澤水之鍾也陂水之障也爾雅
莞苻離說文蒲似莞而編有脊滑柔而溫詩緝謂莞
精蒲粗是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音選其本蔕
其華菡萏樊光引詩作有蒲與茄孔疏据以証鄭箋
芙蕖之莖曰荷其實荷為大名非必莖為荷也簡見
溱洧篇澤蘭也漢諸池苑種之此疏言蘭為陸草誤

矣鄭改為蓮尤誤

檜

檜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北滎陂之南居溱洧之間今河南許州府密縣東

北五十里有檜城是也

檜古作鄩鄩城見僖三十二年左傳注公子瑕葬鄩

城之田間錢氏曰鄭語史伯言主芣騶而食溱洧

按芣騶具茨山也在密縣即溱洧之源

大事表溱水出密縣

馬嶺鄩都於此集傳謂即鄭州非是

杜注鄩在滎陽密縣東北

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其君妘姓祝融之後韋昭言陸終第

四子求言封於鄆史記言陸終生六子四曰會人

古文鄆與會通舉其國耳非名也蓋其詳不可得

聞矣平王時為鄭武公所滅集傳謂桓公滅鄆亦

非也

詳見鄭譜

穎濱蘇氏曰邶鄆魏之詩作於既滅其

所為作者衛晉也至於鄆風則檜之未亡而已作

矣蘇未嘗以檜詩為為鄭作也集傳亦誤今經彙

纂檢正鄭譜檜在鄭前今依原第在陳後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忉忉然憂傷是悼哉讀序下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

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一二
章先言逍遙翱翔後言以朝在堂是以遊宴為急務
而怠於政治矣末章但誇羔裘之美不復言以朝在
堂是直廢棄朝常而終日為逍遙翱翔之事矣古義
曰詩人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
憂可謂能見大意矣昔漢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默
而漢網解紐卒墜災基况區區檜國哉說者不於其
大而斷斷於狐裘黃白之間抑末已

鄭謂狐黃是蜡
祭服蘇嚴謂狐

白是朝于天子服

首二句極形其宴安無為之意下二句乃去而不忘所謂庶幾改之于日望之者大夫亦忠於所事矣家語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羔裘玉藻注黃衣狐裘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孔穎達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箋据玉藻狐裘注謂檜君以祭服為朝服蘇氏据孔疏以狐白為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詩但言狐裘不著其色總之諸侯視朝無服狐裘之禮

則檜君之好潔衣服惟意所適可見不必問其黃與白也再按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慤則皆以狐白為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以素冠為練冠鄭改為大祥之冠王肅孫毓皆是箋說集傳從之蓋詩刺不能三年固當以三年立說也宰我以為期間而夫子斥之可見當時尚行古制作詩者更在宰我前二三百何至練冠已不得見只教化衰而至性薄喪近猶有悲哀即遠漸忘飲酒食肉處內公行於三年之內而受服變除之節無復知而行之者詩人傷之以為刺也玉藻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

之素冠也

孔疏

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

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疏云有采飾則謂之深衣緣以素則曰長衣緣以布則曰麻衣又云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月脫除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愚按鄭不指麻衣為素衣者蓋謂素用白絹而麻衣之緣用布故改衣為裳陸農師辨之云檀弓練衣縗緣言其衣矣

今言練冠縹緣着冠亦縹緣也玉藻編冠素紕言其冠矣今言素縞麻衣著衣亦素紕也變素紕言素縞則其紕也以縞之素者為之也据此則次章素衣即間傳麻衣無容改訓為裳又按喪禮始終無鞞而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疏引士冠禮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鞞是朝服有素鞞也祥祭既用朝服則素鞞為祥祭之服至祭訖而後反服素衣也三章皆著大祥之冠服有可信者孔氏間傳

疏釋縞冠與玉藻疏違異當以玉藻疏為正又引問
傳注黑經白緯曰縞亦誤彼注是釋纁呂記駁鄭謂
觀詩者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論固大矣愚謂瑣
細者如上章狐裘黃白之類原無闕於詩之大義若
本詩正刺失禮安得嫌其瑣細而不加考訂乎棘言
哀遠之狀樂樂言毀瘠之形惻惻言思慕之專舊以
惻惻屬詩人愚謂三句文勢平埒直下正言素冠之
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

故以我字別之意詩人獨行古禮於舉世不為之時
故以庶見為言而期於同歸如一也○說文鞞鞞也
所以蔽前以韋為之鄭云冕服謂之鞞他服謂之鞞
孔云古者佃漁而食皆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
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玉藻鞞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直諸侯前後方下為前大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又云鞞下廣一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
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萋楚疾恣謂貪恣也行者以淫恣申之遂失其義集
傳言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
而無憂也其說不易季彭山曰詩以枝華實為次蓋
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天如厥草惟天之天

記天之沃沃正說萋楚則末句不應別指質疑謂萋

楚可言無知不可言無家室然則蝨斯之爾子孫非
乎子爾之呼子孫室家之目皆非可施於物類者而
詩人滑稽往往有之母容泥也王風兔爰小雅苕華
沉痛正復相似集傳賦也按詩意似當為比然終是
托物附情原非切類仍從毛作興○爾雅萇楚鉞音姚
弋郭曰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疏葉長而狹
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

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魏伯子詩經原本偁乞
屢反飄嘒弔平上去通

匪風之思周道固已序下言國小政亂憂及禍難為
得思周道之實呂記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
其所政出諸侯則征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
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惓懷宗周為獨切也發飄揚貌
偁疾驅貌集傳飄風旋風也李嘒無節度也毛風則發
今匪風也而發車則偁今匪車也而偁蓋言政之亂

而人不安也

蘇說
黃講

顧瞻周道而中心怛然蓋憂王者

之政不及於天下而不能以庇廕我也次章做此末

乃望周道之復昌而以烹魚漑釜為興蓋欲周之興

治而去其擾也

補

今東諸侯有西歸而恪共王命者

乎我蓋懷思其好音矣

嚴緝
黃講

曰誰能曰誰將蓋冀倖

而或有然之辭詩緝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

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於人者深

矣舊解未融愚按詩人所致望於周者如此其後鄭

桓乃憑恃周衆東徙其民於郟虢之十邑而王置不問則周道不可復興而檜亦自此亡矣讀此詩數過為之慨然。疏曰爾雅鬻謂之鬻鬻鈔也孫炎云鬻東謂甑為鬻涼州謂甑為鈔然則鬻是甑非釜類曰毛釜烹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食器故連言耳又說文鬻大釜也釋文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是鬻若甑耳非即甑也

曹

曹為武王弟振鐸所封國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
北雷夏荷澤之野夾於魯衛之間漢志濟陰定陶
故曹國禹貢陶丘在西南孔穎達曰雷夏澤在濟
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濟陰曹都
所在是曹之封在二澤又曰曹都雖在濟陰其地
則踰濟北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分曹地
是曹地在濟北也春秋大事表陶丘今曹縣哀公
八年滅於宋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

春秋之終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

掘說文作媯
釋文說如字

蜉蝣朝生暮死而猶美其羽興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舉衣裳以例其餘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也嚴緝

愚謂詩人平日必忠言濯濯而不見聽者故冀其依

倚於我俾得納約自牖庶幾不至於危亡爾非但如
東萊所引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事也序下及
箋說意亦是而語頗滯○螭蟻夏小正作浮游傳曰
渠略也郭璞曰似蝮蟻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掘閱
毛謂容閱箋謂掘地解閱箋說近是蓋蝮蟻生土中
掘地而出開解其穴如闢戶然故云掘閱也小正續
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
閱與穴通二說皆足申明箋義孔疏改解閱為鮮閱

欲引鄭附毛兩失之矣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孌兮季女斯

饑

祲音汝釋文芾甫味反味古音注媾古音故釋文齊子兮反詩經原本薈蔚婉孌各自為韻

詩刺近小人序下以共公實之蓋本僖二十八年傳
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首二句宜從集傳作興言彼候人尚荷戈祲以盡

其職彼之子之赤芾者何所為而有是三百之多哉
蓋以引起下文不稱不遂意而以三百為言亦隱然
有蔚蒼之象矣因以水鳥比小人言維鷦當在泥水
中沒水求魚以食則濡其翼濡其味者宜也今乃高
據漁梁之上而不濡其翼與味歐義如小人無功而受
祿不稱其章服之美待遇之禮也程義子媾婚媾也本義
訓厚集傳訓寵鄭易注訓會皆從婚媾取義而會義
為近遂亦稱也集傳今人以遂意為稱意翼以文身故與服蒙上

赤芾之文也味以噉食故興媾起下斯饑之意也

詩所

躋升氣也

先鄭

升氣為雲故毛曰升雲也說文蒼草多

貌蔚蔚蔚草木盛貌毛公借以况雲興之驟耳

張郭

郭

景純曰蔓草藤蘿根枝交附雲氣因而襲人即此見

勢馱炙手妖氛布蒨何異于南山之蒼蔚也案周禮

眡祲掌十輝之法九曰躋康成以為虹蓋亦祲祥之

類輔慶源謂末章言小人之盛而賢者不得其所也

三百蔚蒼前後相應范逸齋曰漢時小人濫受官爵

貂蟬盈座郎官填塔都尉塞市是亦三百赤芾之意
愚謂龔遂言昌邑王左右皆狗而冠亦與維鷄在梁
相類○周官序官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此
詩所云特其徒耳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不
以身荷戈殺戈見秦風無衣篇殺受也受見衛風伯
兮篇玉藻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
葱珩注云此玄冕爵弁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見

檜風素冠篇詩緝芾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
韋黼黻之黻從黼爾雅鵠洿澤郭曰今之鵠鵠也好
羣飛入水食魚俗呼為淘河陸疏形如鵠而極大喙
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共杼
水滿其胡而棄之以竭水取魚一統志曹南山在兗
州府曹州南一百里春秋盟於曹南即此大事表在
今曹縣南八十里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鳴鳩刺不壹序下言在位無君子則陳古之義已明
自序辨以為未含刺意而後賢多生蜎擾或以為幽

詩錯簡

蔣氏
蟲測

或以為開國正風

陸氏
詩學

至或鑿指其人

詩故謂美公子臧
古義謂美晉文公皆屬衍說歐陽駁毛鄭均一之義

謂子之七及在梅在棘在榛皆以為鳴鳩用心之一是又未知陳古之義而泥於刺之一言以為說也黃實夫曰鳴鳩之子有七至不一也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又不一也而鳴鳩之在桑未嘗或異此正得其至一者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荀子謂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淮南子謂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皆足以發明儀一心結之義詩喻古人用心

之一故能使民德歸一而正天下之不正思其人今
不復見也則又嘆曰胡不使之壽考萬年乎愛之切
思之至也胡不萬年已死之辭歐陽今從祝願說宜不
見刺意也詩牖曰首章以心為主儀之一正是心之
結處次章帶并有常度就儀一中抽出一端言之三
章正是四國又從其儀不忒廣言之末章胡不萬年
見國家不可一日無表正之君子縱百年有盡而無
盡之心法不朽也愚按先四國後國人者天下之本

在國下三章俱本心結而二章以下言儀而不及心者蔣鳴玉圭約曰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儀即儀可以徵心也魏伯子原本曰每第五句複處體愈寬博毛傳興也集傳同○爾雅鳴鳩鵠鵠郭云江東呼為獲穀陸疏一名桑鳩一名擊穀詩緝云即邾子所謂鳴鳩氏司空也鳴鳩平均故司空平水土許鈔云方言以為戴勝非戴勝穴生不巢生疏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綠也竟此帶盡綠之諸

侯素帶終辟

無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垂者綠之

士練帶率下

辟

緣其末而已

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為

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毛傳騏騏文也顧命四人騏

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曰騏

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此箋騏當作璆以玉為之按

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先鄭注云會縫中也

璆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璆

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璆而無綦文箋義為長疏謂

顧命之騏弁乃是士服士之皮弁無璆飾此言諸侯
故知騏當作璆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愠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
彼苞蕭愠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著愠我
寤嘆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
之

匪風傷天下之無王故序曰思周道下泉傷天下之
無霸故序曰思治序下言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毛公因以童梁得水而病喻昭公
困病其民說經家前後相因由來舊矣愚按稂蕭著
皆蕪穢之草與黍苗截然相反今但以下泉之浸與
陰雨之膏反正相形而於稂蕭著黍苗之不同未著
區別恐於詩意猶有未盡蓋寒泉陰雨均可澤物補傳
而浸苞稂膏黍苗則亂與治之象也易曰井冽寒泉
食則寒泉之澤物信矣然所浸者稂莠耳蕭艾耳著
蒿耳惠在小人則良善困苦由王澤之竭故列國無

政所以愾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

詩所

浸者漸漬苞者

叢生

毛訓苞為本
今用王氏說

由漸漬而得叢生南山蒼蔚之象

也稂莠除則黍苗植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言

溥博霑足無此疆爾界及於四國

補傳

非下泉偏浸比

矣四國有王箋謂朝聘於天子疏引左傳諸侯有王

以明之其說是也言明王在上則四國恪共王命於

是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

詩所

鳩鳩正四國之象也

合上兩篇求之詩意或有當歟嚴緝曰曹共之時晉

文伯業方盛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
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國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
以貨免下泉愧木瓜矣○爾雅稂童梁郭曰莠屬也
羅氏曰詩言不稂不莠則稂亦惡草爾雅蕭荻郭曰
即蒿也陸璣云荻蒿是許慎以為艾蒿非也又云蒼
似藎蕭青色科生亦蒿屬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北
郇氏之墟也大事表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有郇城文王子所封國詩郇伯勞之是也按桓九年

荀侯賈伯以王命伐曲沃後無所見為伯之事未知
何時思之者曹必郇所轄如召南之思召伯云爾

幽

幽者戎狄之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

野於漢屬右扶風郇邑

釋文○按禹貢原隰底績孔傳不言地名康成據篤

公劉詩度其隰原以為即此原隰難以信括惟是秦中地多名原者俱在西安鳳翔之境是幽地亦在原隰中非以原隰專屬之幽也胡朏明錐指謂今西安府幽州

及三水縣皆幽地而一統志稱乾州永壽縣為古

幽國蓋永壽與幽界毘連古今割隸不同也周本紀舜封后稷於邠今乾州武功縣地在幽之南故譜言自邠而出太王遷岐則又自北而南故譜言入處岐陽也譜又言公劉以夏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其說殊誤按國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是自幽出者不窋非公劉也孔疏錢飲光曰今慶陽府有不窋城恐不窋所竄非即幽地至公劉又自不窋城遷入於幽也公劉

亦不當夏太康時集傳云周公攝政乃述后稷公
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又取
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案周公
既自托豳民之詠則作詩時已謂之豳風籥章氏
迎寒暑而吹豳此其証也以為無可係而係之豳
者非以為尊周公使專一國者尤非舊說又謂詩
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變風後人皆以為疑文
中子曰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其說得之嚴

華谷曰變風迄幽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幽
秦魏唐陳檜曹太師之舊第也降秦於唐而挈幽
以終之一經聖人之手而義理深遠矣朱公遷曰
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
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
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矣○幽風幽
雅幽頌疑當時本有三詩今所存止七月耳康成
三分是詩以巧附周禮固為失之雪山王氏謂即

一詩而吹之器有不同其說亦未可信辨見楚茨
十篇說及載芟篇解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獻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粃於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一章二章皆三韻火古音毀火衣平上通集傳歲讀如雪發烈禍歲一韻艸趾子畝

喜一韻三章四章皆四韻渠之反五章一韻野音渚子讀祖六章又三韻七章又四韻稼古音古穆讀

盧圃稼穆夫平上入通八章又三韻陰韻補於容反韭讀矯霜場饗羊堂觥疆平上通

七月陳王業先儒皆以為周公作惟黃實夫金仁山

謂豳國舊有是詩而周公陳之今讀其詩以衣食為本農桑為經而祭祀昏姻田獵宮室之事日星霜露昆蟲草木之化錯緯其間衣則尊卑異等食則老壯異糧孝敬忠愛之意溢於言表洵非聖人不能為黃金所云無足論者至於部分節解則集傳精矣一章總舉衣食為全篇綱領而謀衣始於申月謀食始於寅月皆據陰陽之中豫之至也解願衣之大計在蠶而布也裘也居室也皆禦寒所亟故二章至五章次第

舉之食之大計在耕而果也蔬也酒肉也皆飲食所

需故六章至八章分別舉之二章言蠶事之始

詩解

故

又原本於往歲之秋而致勤於今歲之春既求桑桑以飼已出之蠶復采皤蒿以沃未出之蠶而時值婚

禮殺止之候適有于歸之事故連姻公室之女以遠

父母為悲也

公子舊作公女今從集傳與下章公子例看同歸者劉氏謂同親迎之公子而

歸言似雜舉其實皆仲春時事也三章言蠶事之成

詩故自暮春及於夏秋而遂連言績麻染繒之事至

於為裳而後謀衣之計備上下章疊舉公子古者君
民一體幽民愛公之至特於公子申其意也三舉流
火以著丁寧次句變文為八月萑葦者承上章蠶事
已殷而言故又推本徃歲之豫儲其具也詩緝伐遠揚
猗女桑火於求柔桑之後同為今歲之事非豫擬來
歲之言也詩緝集傳云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
首章前段無衣之意是也布帛裕矣而皮革之用未
先故四章自秀萸之時至于隕籜之後建子之月而

捕貉取皮以狐狸之貴者為公子之裘焉此豳民打
牲捉捕之事專於為裘而設也因及其丑月合圍繼
武私縱獻豸之愛猶三章主於治蠶而兼及婚姻皆
一時之事而類舉之也集傳云此章專言狩獵以終
首章前段無禍之意是也皮革充矣而牖戶之謀未
固故五章自一陰以至純陰感物之變而修理其在
邑之室何楷曰室邑中之室自田廬而止之故曰入弭罇漏去烏鼠塞向
以禦威發之風墜戶以却栗烈之氣率婦子以入室

處而自子至亥為陰陽之一周故以改歲言之集傳云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詩所云亦以終

卒歲之事也

卒歲本指十二月時相近又禦寒之事自此畢詩文處處顧前詩所言自的

衣裘既具宮室既安而飲食之需宜有以供之故六

章言有六月可生食之車下李萸蕪焉馮氏有七月

可熟食之承露

許鈔大莖小葉

大豆焉八月棗熟十月酒成

而老者有養矣七八九月間瓜可食壺可斷麻子可

拾荼苦可蒞樗木可薪而壯者有養矣七章遂言秋

冬之交百穀告成總計一歲中先後所登如黍稷重

穞禾麻菽麥之類無不納之于場同之于倉而食用

饒矣於是上入邑居執治公家之役

范氏董氏

公事畢而

又急修其在野之廬

補傳

宵晝不遑焉蓋以明春將播

百穀當出而止息于此也五章以前言衣先蠶績而

後裘六章以後言食先果蔬而後穀時物之次序然

也未章遂因飲食而及於朋尊燕饗且躋堂稱觥以

效媚茲之義猶五章因衣褐而及於為裘獻豸七章

言治室而及於上執宮功皆以著幽民忠愛之忱而此章兼言開冰納冰者所以結全篇寒暑之節也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朱氏善曰殺羊舉酒而祝其壽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愚謂執豕用匏幽公所以飲食其下殺羊稱觥幽民所以親愛其上想見古初淳樸之治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則周公陳七月之志也張子曰七月詩以夏正為斷王雪山曰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戴岷隱曰十二辰至亥

而止復起于子故曰改歲毛氏以為兼舉二正呂氏
以為通用三正並不可據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
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即承二月言之三章即繼
三月言之四章以四月為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
五月為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為始而推至九
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宜繼以一之日矣
舍一言二者豈當感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
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左傳張暹曰

火星中而寒暑退孔曰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
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劉瑾曰堯
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
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
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幽俗而言七月
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三之日于昴夏小正正月
農緯厥耒是也四之日舉趾夏小正二月往耰黍是
也不必援引月令曲為之說爾雅峻農夫孫炎曰農

夫田官今考周禮無田畷正職疑即鄉遂大夫及載
師之屬為之故毛直云田大夫而已倉庚即黃鳥見
葛覃篇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又曰采繁皆二月時
也繁以生蠶惟見此傳陸佃曰今洗蠶用蒿徐光啟
曰蠶之未出者煮繁沃之則易出集傳言以繁啖之
蓋以意解之耳疏曰隋登音穹曰斧方登曰斨說文登
孔也許鈔謂受柄處隋狹而長爾雅鵙伯勞夏小正
作鵙鵙感五月一陰之氣而鳴至七月三陰而其鳴

巫矣小正傳曰鳴者明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注謂命人不辜此時移注此詩甚合樊光云鴟以夏至來以冬至去故埤雅曰倉庚知分鳴鴟知至萋之為草毛未著為何物康成疑為王薺非也王薺舊說以為王瓜陳翦謂即夏小正之莠幽幽萋聲近也放齋以遠志當之蓋據爾雅萋統及劉向苦萋之說郭璞云萋統遠志也本草云遠志味苦廣雅云其上謂之小草毛奇齡云一名遠一名吳葵按內經注引月令作吳

葵華則秀幽之為秀萼蓋有本矣蝮類最多見於爾
雅者有娘蝮蟾蝮茅蝮馬蝮寒蝮之名各以時先後
而鳴其鳴於五月者則娘蝮蟾蝮也夏小正五月良
蝮鳴又曰唐蝮鳴娘蝮五采具蟾蝮則今螻也馮疏
曰貉狐狸三獸名埤雅云貉貉同穴而異處貉之出
入以貉為導雅翼云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
箋言搏貉自為裘狐狸以供尊者其辨甚明毛傳以
于貉為取狐狸則混矣斯螽以股鳴者螽屬莎雞以翼

鳴者

一名絡緯頭小羽
大有青褐二色

蟋蟀以注鳴者

一名促織
性善鬪

迥

然三物也崔豹古今注混莎雞蟋蟀為一物後人更

混入斯蝻誤之誤矣鬱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唐棣常

棣也辨見召南毛傳萸萸萸也戴侗云蔓生類蒲萄

六月熟孔疏以為萸李非爾雅終葵繁露郭云承露

也大莖小葉花紫色可茹公儀休拔者即此夏小正

八月剝瓜蓋畜之以為菹農夫則採而食之而已故

在七月毛傳壺瓠也斷疏謂就蔓斷之儀禮注苴麻

之有蕢者疏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陸疏樗
樹及皮皆似漆通志云似椿北人呼山椿朋酒兩尊
也朋酒斯饗伏臘飲酒之事不當謂國君饗羣臣躋
堂稱觥亦執豕酌匏之類毛鄭以學校黨正言之亦
屬衍說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子羽譙譙子尾脩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

音曉曉

詩本音子室上入
通勤閔平上通

序言周公救亂事見金縢作詩貽王當從孔傳在誅
管蔡以後鄭注尚書訓辟為避謂公聞流言而避居
東都至成王悔而迎之然後奉命東征則此詩在未
東征前毛從孔義箋則自行其說正義言周公避居
東都史傳更無其事黃東發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
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歐陽力破鄭

說集傳用之既有定論矣後覆蔡沈書說復主鄭氏
蓋以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於成王遽誅流
言之黨不知國家非常之變不當以常格相擬自古
誅叛討逆機宜迅速間不容髮若引嫌遜避濡遲至
二年之久俟王心悔悟然後致討必致坐失機宜釀
成寇亂王室安危正未可定誤國之罪將誰與歸而
謂周公為之乎况流言之起即叛亂張本何待二年
之後始得罪人主名既已不近情理而本詩既取我

子明指管蔡故下有恩勤鬻子之言安得曲言周公

臣屬

歐論

其時洛邑未建又安得預言避居東都况叛

者在東而周公往就虎口二年之中保母別慮豈聖人別有神術以自護歟此必不可通之說也愚聞之

師

陳氏

曰管蔡流言之事謂周公避位居東者譖言則

退待罪私室敬俟明主之察大臣事君之常法也謂致辟東征者主幼國疑創業日淺安危存亡變係呼吸身受新陟王之托則宗社重而一己之名義猶輕

利害更不足計是貴戚臣公忠體國之極致非聖人不能盡也以叔父托孤而僅守異姓大臣事君之常法急全一己之名義奉身而退不顧孺子孤立於上身去而後來事何所底止是豈聖人之行乎此吾以其人其地揆之而斷勿辟即致辟居東即東征為得其實也按吾師此段議論本於孟子之對齊宣義理極為正大叅以愚論事勢之說孔傳無可議者是詩以鴟鴞比武庚而於管蔡深致悲憫音調淒切詞旨

危苦想見大聖人遭變匡扶心事後來惟武侯出師
二表近之全詩義解毛勝於鄭然謂詩假鷓鴣之意
以為言不如集傳言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告之於
義為順歐陽鷓鴣論云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
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鷓鴣以貽王此金勝之說也
其義簡直而易明范補傳云管蔡雖已伏辜而成王
之疑未釋故序詩者以救亂為言又云流言中傷是
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愚

按流言之起由於攝政攝政當在武王初崩時不得

言悔迎後始攝政也

歐義

成王既為流言所中管蔡誅

而疑將益甚此詩所以反復開陳以冀王心之悟歐

范之說不可易矣或疑迨天之未陰雨似在武庚未

叛前不知首章明言既取我子尚得云天未陰雨耶

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彭氏

恩勤二句勗言

鬻子之勞痛為鴟鴞所取也二章上三句乃言文武

造周事下二句方入時事孔疏云先王致此大功甚

艱難而其下民或敢侵侮不可不遏絕以全王室三章言惟其如是所以不能已於拮据捋荼卒瘡也上下皆著予字以別之其義曉然此正言其汲汲東征實以王室未定之故曰予未有室家特地申明此句以破其疑末章羽譙尾脩則破斧缺斨之象也如是而王不開悟則室猶可危風雨漂搖猶懼不免安得不為此嘒嘒之音乎嘒嘒毛云懼也集傳云急也蓋懼而急鳴也周公之言如此而金縢云王亦未敢誚

公是王疑未遽釋也自非風雷之變八百之鼎庸得
奠乎蓋公之精誠有以感之矣毛傳興也今從集傳
為比○爾雅鷓鴣郭注鷓鴣類賈誼謂鳳凰伏竄
鷓鴣翱翔是也茶毛訓萑苕當從出其東門箋為茅
秀蓄租之租毛訓為韓訓積集傳訓聚義皆可疑古
義曰租通作菹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此
亦用以藉巢說似可存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
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
韋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

詩所每章首二句皆獨韻起說約謂古樂府及唐人詩餘長調皆有之一章三韻二章四

韻三四章皆三韻魏伯子云一章蠲宿隔韻二章實室隔韻四章飛歸隔韻質疑云畏懷平去通埴室室

至去入通馬音姥
縮音羅儀音俄

周公既平三監歸而勞士序本其事故曰周公東征也全詩述敘勞苦猶采薇杖杜之意此更多作情語曲致形容故同是周公所作而風雅異體行者言大夫美之失其義矣我徂東山惓惓不歸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行役之苦也此當日歸途真景故每

章以為緣起一章追言其在東言歸之時心已西嚮

而悲

集傳

杜詩所謂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也於時

釋戎服而制裳衣自今無復行陣銜枚之事矣然猶

獨宿車下見桑蠋而興感則離家尚遠也序曰一章

言其完集傳謂全師而歸者是也二章言久役而室

廬將廢全是途中結想而一種蒼涼蕭颯之狀如在

目前嚴緝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上心亦可畏伊

可懷故作推宕而情思愈深序曰二章言其思集傳

謂歸未至而思家之情是也舊以為室家之思者非
三章言婦之在家聞鸛鳴而興嘆蓋行者尤苦陰雨
鸛鳴則將雨故婦念之而嘆于室也於是剪刈其果
羸去其伊威蠨蛸之屬修除町疃而野獸屏跡水螢
不生又窮塞室中之罅漏以俟夫之歸亦行者之設
想也行者既歸而見苦瓜繫於粟薪之上因言我之
不見此已三年矣集傳蓋見土物而感征行之久不說
人而說物風人之致也序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其

實我征聿至以下則既歸之辭也四章言至家之後
春和景明時物鮮好歸士之未有室家者及時昏娶
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欣慰更當何似耶傳如之
何有不能形容之意康成謂樂而戲之序曰四章言
男女之得及時也真西山曰士之蘊於心而不能言
者周公盡發之於言所以上下交孚懽欣感激不能
已也魏伯子曰篇中無限淒風苦雨之思讀之反如
和風甘雨詩之移人情也至矣哉詩所曰舊說以為

仲春婚姻時據金滕秋大熟未獲則歸非以春矣蓋
事後追勞之作爾。王氏應麟曰秦漢言山東山西
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裳衣箋訓兵服集傳謂平
居之服得之士事也。說文枚如箸銜之有縊結項中以

止語

鄭箋

蓋既歸而無事於此也蠋似蠶

郭璞

雅翼蠶類

而不食桑羅願云葵中蠶也嚴緝曰烝有三義衆也
進也久也此詩三言烝在皆言久役之意久義為勝
說文敦厚重不移之貌爾雅果羸之實枯樓郭曰齊

人謂之土爪爾雅伊威委黍又蟠鼠負即一物本草云濕生蟲多足色如蚓背有橫文處起爾雅蠡蝟長踦郭曰小蠹龜長脚者俗呼為喜子叮唾說文作腫禽獸所踐處程子曰廬旁畦墮毛以熠燿為螢例以下章不協集傳以宵行為蟲又於書傳無拈揚用修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實也為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有鶯其領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言鶯也埤雅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濕處有之

用修云唐李子卿有水螢賦此水螢也陸疏鶴似鴻
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似鶴頂無丹不
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有白烏二種說文垤螻封也
亦名蟻塚陸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封易占所謂
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何楷曰瓜苦瓜之苦者粟
薪粟樹之為薪者蓋取以制棚架之類濶別許久見
故園風物依然如舊也皇爾雅作驢黃白曰驢駟白
曰駮孫炎云駮赤色也爾雅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綈

也孫炎曰帨巾也郭璞曰香纓也疏從孫義陳祥道
駁之曰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也帶結而垂曰縹
爾雅所謂縹緜也考爾雅衿謂之祔郭曰衣小帶也
然則衿者纓之帶縹者衿之緜而孫以結縹為結帨
誤矣按曲禮女子許嫁纓蓋邪交絡帶示繫屬於人
士昏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据此當從郭說為纓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哀我

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

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錡古渠
禾反

東山所陳軍士之情也軍士不自言而周公言之破

斧所咏周公之心也周公不自言而詩人言之測詩玩

首二語當屬從軍者所作序下言周大夫惡四國非

也今從集傳嚴緝曰斧斨錡鉞皆非兵器蓋為除道

樵蘇之用歷久致敝耳若以為殺戮之多至於破斧

缺斨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亦疲敝甚矣與下叱嘉道

休之意殊不相類血流漂杵孟子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愚按殷民陷溺既深流言煽動日廣猜疑莫釋内外交訌三年中不知費多少焦勞多少擘畫當時民獻十夫外邦君庶士罔不以為艱大原非雅歌投壺所克救寧者然三數罪人之外未嘗有所誅夷而東土已自帖然蓋周公和恒四方務以德綏所謂予惟不爾殺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者聖人之心天覆地載於此詩愴怳見之一章曰皇正之

也二章曰吡化之也三章曰道斂而固之也勞歸在
先東征在後者前之詩皆公所作此篇以下詩人美
之故編次如此○易旅卦得其資斧注所以斫除荆
棘七月篇取彼斧斫皆伐木之器司馬法輜輦載一
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二版二築軍中樵蘇築壘用
之說文江淮間謂釜曰錡召南惟錡及釜是也蓋軍
中所以爨者毛云木屬曰鉢疏云未見其文亦不審
其狀然既曰木屬則亦非兵器矣嚴說為允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邁之子籩豆有踐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
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體

語類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有此

二詩俱美周公伐柯是大夫諷迎周公傳九罭則大

夫迎周公東人願留之而不得也

箋義集傳

君臣之交猶

男女之合故托於婚姻為說言婚姻者每借喻斧柯

故次章即以斧柯言之如何者發問之詞陽言欲迎

周公當有人以作之合傳孟子所謂繆公之側子思

之側之人也誠得人以往迎其為道也甚易蓋周公

以肺腑至親忠誠貫日迎即當來無難作合故以柯

則之不遠微諷之是亦所謂刺也周公既來而與之

相見設其邊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

事釋然矣軒我者詩人代為成王籌度之辭何蓋諷

之速迎周公必謂迎之當以饗燕之禮行則滯矣伐
柯篇既諷王迎公九罭篇則王啟金滕後使大夫以
冕服致迎之事三章皆大夫語末章則東人愛公之
切而大夫為之述其情所以甚美周公也蓋鱗魴美
魚宜入九囊之網興之子盛德宜服袞繡之衣我
覲云者大夫至東而見周公之辭言公當服此以歸
輔朝廷也因謂東人曰女謂公將長留於此乎鴻雁
必飛翔雲際其遵渚遵陸者暫也往者公特欲歸而

未得其所耳今歸將不復來矣義其於女乎信處信

宿猶鴻之於渚陸也信處以往日言承上無所意信

宿以今將歸言承上不復意末章言今之有此袞衣

之賜者是欲以公歸耳公之決歸而不能留明矣而

東人不以朝廷之迎公為可喜徒以東國之失公為

可悲愛之至而不暇計其他也無以我公歸無使我

心悲寫出東人卧轍攀轅抵死不放之狀固見公之

盛德所感亦以著東人之知愛夫公而王之悔迎為

已晚故兩序皆曰美周公而衍者轉以為刺王不知也二詩次東山之後明於誅管蔡後迎公伐柯從朱作比九罭興義從毛○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服袞袞衣裳九章五章繪於衣四章繡於裳詩言袞衣繡裳是以三公而服出封之服爾雅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鄭云容實皆四升爾雅縷罍謂之九罭孫炎曰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爾雅鱒魴魴魴陸疏鱒似鯤而鱗細鯤亦作鱒郭云江東人呼魴

魚為鰕大曰鴻小曰雁

陶隱居

或云雁多羣鴻寡侶

狼跋其胡載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橐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胡膚尾几隔句韻瑕古音胡

此篇美周公而序下言不失其聖深得詩人微指嚴

緝曰老狼以貪欲之故欲進則跋躡其胡欲退則橐

踏其尾喻人有貪欲則進退失措也周公遜其大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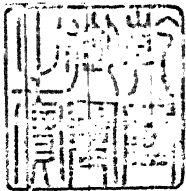
不以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

雖處流言之變其赤舄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

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喪屨喜者或至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程子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一宗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此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德音所以不瑕也朱道行曰即武王顯名不失之謂愚按此詩結束幽風傳寫周公全相當如箋說作

於成功致太平之時公孫碩膚亦當如箋說遜此成
功之大美集傳謂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
美而不居於義為仄田間錢氏主避居東都之說即
以公孫為避位失之矣○跋躡也蹇踳也李巡曰前
行曰躡却頓曰蹇疏曰進則躡胡而前倒退則却頓
而倒於尾上也周禮注赤鳥冕服之鳥也王吉服有
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次有白鳥黑鳥李如圭曰天
子諸侯冕服用鳥他服用履王安石曰几人所憑以

為安故几几安也



虞東學詩卷五